

78岁老党员登记器官捐献

本报讯 10月12日上午，慈利县红十字会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今年78岁老党员文经亚老人前来办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手续。

从事了一辈子医务工作，也是县红十字会老会员，刚好遇上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自愿捐献出自己的全部器官和遗体，也想为国家作点贡献。文经亚老人老人的一番话，令现场工作人员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今年78岁的文经亚，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和工作人员说话侃侃而谈，原来，老人退休前是慈利县江垭镇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勤勤恳恳在平凡岗位上工作多年，自己的退休生活充实而幸福。

人还是要多做善事，死后用自己的器官帮助更多的人，这种方式很有意义。提到遗体器官捐献登记这个想法，文经亚补充道，老人早在一年前就有过捐献人体器官的想法，他捐献人体器官，是想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希望这项公益事业得到更多人理解和加入。

据了解，一直以来，慈利县红十字会在每年的世界红十字日、急救培训培训和志愿服务工作中都会积极宣传遗体器官捐献



工作，不断扩大器官捐献工作的宣传面和知晓率。近年来，慈利县共有10例成功实施遗体器官捐献。捐献者们的大爱，创造了许多生命奇迹，涌现出了我市首例遗体、器官捐献者。慈利县三官寺乡身患绝症花季少女曹林君，她自愿捐献出了自己的眼角膜和遗体；驻湖南张家界慈利海

军某部战士、救人英雄梅雄在生命弥留之际，让妻子周冰庆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上签下名字等。他们不仅挽救了他们的生命，让器官捐献感动了社会大众，也让器官捐献走进了大众视野。

(本报记者 唐晴)

我国 敬老月 活动十年惠及老年人8000多万人次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 田晓航)今年10月是我国第十个“敬老月”。记者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我国在“敬老月”活动中组织开展各类为老志愿服务行动超过1.6亿人次，“敬老月”各类活动共惠及老年人8000多万人次。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营造良好的尊老敬老社会氛围，从2010年起，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每年在重阳节当月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敬老月”活动，以走访慰问、权益维护、文化活动、志愿服务、主题宣传等多种方式，广泛组织和动员政府有关部门、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家庭个人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献爱心。

十年来，全国老龄委各成员单位和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敬老爱老助老主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敬老月”活动共走访慰问贫困、空巢、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近1亿人次，发放慰问金和各类物品价值折合人民币114亿多元。

据全国老龄办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吴玉韶介绍，今年的“敬老月”活动以“孝老爱亲，向上向善”为主题，包括“我和我的祖国”老年人系列文化体育艺术活动、温暖重阳、走访慰问老年人、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孝老爱亲公益志愿服务等内容。

在侵犯老年人权益行为中，金融诈骗现象高发。吴玉韶说，中国老龄协会正在同中信银行合作编写老年人金融知识普及读本，帮助老年群体了解金融知识、防范金融诈骗。此外，“敬老月”期间还将推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走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养老机构 and 乡村，积极推动一批公共设施及老年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

糖丸爷爷 顾方舟：护佑中国儿童远离小儿麻痹症

新华社记者 陈聪 荆淮侨



一粒小小的糖丸，承载的是很多人童年里的甜蜜记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粒糖丸里包裹着的，是一位“糖丸爷爷”为抗击脊髓灰质炎而无私奉献的艰辛故事。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原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顾方舟1957年开始脊髓灰质炎研究时，他未曾想到这件事将成为自己一生的事业。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这位病毒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但更多人愿意称他为“糖丸爷爷”，因为他用一粒粒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成长。

疫病暴发之际，他与死神争分夺秒。

时针拨回到1955年。

当时一种“怪病”在江苏南通暴发：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其中大多为儿童，并有466人死亡。这种病症是隐性传染，起初症状与感冒无异，一旦暴发，可能一夜之间，孩子的腿脚手臂无法动弹。炎症如果发作在延脑，孩子更可能有生命危险。

这种疾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病毒随后迅速蔓延到青岛、上海、济宁、南宁等地。由于生

病的对象主要是7岁以下的孩子，一旦得病就无法治愈。一时间全国多地暴发疫情，引起社会恐慌。

据顾方舟夫人李以莞回忆，疾病暴发之初，有家长背着孩子跑来找顾方舟，希望他给孩子治病。顾方舟却只能说自己没有办法，治不了，谁也治不了。

这件事一直影响着顾方舟。我国当时每年有一两千万新生儿，他知道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早一天挽救更多孩子的未来。

当时，国际上存在“死”“活”疫苗两种技术路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说，当时的情况下，考虑个人的得失，选择死疫苗最稳妥，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死疫苗是比较成熟的路线，但要打三针，每针几十块钱，过一段时间还要补打第四针。要让中国新生儿都能安全注射疫苗，还需要培养专业的队伍，以当时的国力并非易事。而活疫苗的成本是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因为刚刚发明，药效如何、不良反应有多大，都是未知之数。

深思熟虑后，顾方舟认定，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一支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随后成立，由顾方舟担任组长。

顾方舟深知，世界上的科学技术，说到底还得自力更生。为了进行自主疫苗研制，顾方舟团队在昆明建立医学微生物研究所，一群人扎根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昆明西山，与死神争分夺秒。

面对未知风险，他用自己的孩子试药。

就这样，一个护佑中国千万儿童

生命健康的疫苗实验室从昆明远郊的山洞起家了。

顾方舟自己带人挖洞、建房，实验所用的房屋、实验室拔地而起，一条山间小路通往消灭脊髓灰质炎的梦想彼岸。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在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I、II、III三期。

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身上检验效果，这就意味着受试者要面临未知的风险。

顾方舟和同事们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先试用疫苗的决定。顾方舟义无反顾地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吉凶未卜的一周过去后，他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但这一结果并未让他放松。成人大多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谁又愿意把孩子给顾方舟做试验？

顾方舟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瞒着妻子，给刚满月的儿子喂下了疫苗！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如果疫苗安全性存在问题，儿子面临的可能是致残的巨大风险。我不让我的孩子喝，让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李以莞得知儿子服用了疫苗后，顾方舟这样对妻子说。

实验室一些研究人员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这次试验。经历了漫长而煎熬的一个月，孩子们生命体征正常，这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一生只为一件事，他成为孩子们口中的“糖丸爷爷”。

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来。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逐渐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意识到疫苗的储藏条件对疫苗在许多地区的覆盖来说难度不小，同时服用也是个问题。

经过反复探索实验，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糖丸疫苗诞生了：把疫苗做成糖丸，首先解决了孩子们不喜欢吃的问题。同时，糖丸剂型比液体的保存期更长，保存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糖丸疫苗随后逐渐走到了祖国的每个角落。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未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从无疫苗可用到消灭脊髓灰质炎，顾方舟一路艰辛跋涉。

当人们对他说不，他护佑了数千万中国儿童的未来时，顾方舟并没有感到高兴。如果我早一点研究出疫苗，就能治好更多人，还有许多孩子我没有救回来。在一次采访时，面对镜头的顾方舟一度哽咽。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他走后，人们试图在儿时记忆里搜索脊灰糖丸的味道，纷纷留言“谢谢您，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糖丸”。可能是小时候最甜的回

忆。有人说，顾方舟是比院士还“院士”的科学家，而他却谦逊地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